

15—16 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隐秘犹太人与隐秘穆斯林比较研究

秦少锋*

【摘要】本文探讨了 15—16 世纪西班牙因宗教迫害而采取隐秘宗教实践的马兰诺群体(隐秘犹太人)和摩里斯科群体(隐秘穆斯林)。两支群体虽表面皈依基督教,却私下维持原宗教信仰,展现了其原信仰和文化遗产的韧性。通过不同的隐秘实践和文化适应策略,两支宗教弱势群体共同反映了边缘化群体在应对宗教迫害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隐秘宗教;马兰诺;摩里斯科;隐秘犹太教;隐秘伊斯兰教

一、何为隐秘犹太人和隐秘穆斯林

隐秘宗教是指由于社会或法律的压力,在公开信奉一种宗教信仰的同时,私下秘密信奉另一种宗教信仰的现象。这种实践通常是为了避免迫害或歧视而隐藏自己的内在信仰,而其外在信仰及宗教身份则与社会规范相吻合,以确保个人或集体安全地融入主流社会。隐秘宗教的双重性特征揭示了其既包含抵抗又包含适应的复杂状态。修行者在私下里坚守着他们核心的宗教信仰,以此展现出对于迫使他们屈从的外部压力的抗争精神。然而,为了求得生存和减少冲突,他们也会在表面上遵循主流的宗教习惯,以此来融入周围的环境。

在 15—16 世纪的西班牙,“隐秘宗教”这一现象不仅为隐秘犹太人和隐秘穆斯林提供了应对宗教迫害的有效策略,还更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这些原本信仰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群体,在面对外界压力时选择表面上皈依基督教,同时巧妙地融合了原有信仰与基督教元素。这种做法既坚守了他们的信仰与文化,又展示了他们的智慧与韧性,进一步揭示了“隐秘宗教”所蕴含的深厚

* 秦少锋,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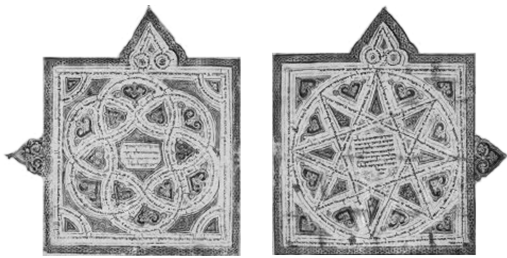
意义。

皈依后的犹太人又被称作“马兰诺”(Marranos)。这一称谓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宗教和社会意义,特指表面皈依基督教但私下仍坚守犹太教信仰的人,他们也因此被称为隐秘犹太人。这一词汇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宗教偏见和社会冲突,反映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宗教和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局试图通过立法禁止对施洗后的犹太人使用“马兰诺”这一贬损性称呼,并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①,但在现实中,这一称呼依旧流传广泛,成为传统的老基督徒对新生代基督徒普遍怀疑和蔑视的标志。

皈依基督教后的穆斯林又被称作“摩里斯科人”(Moriscos),该词特指16世纪之后那些身处西班牙的穆斯林群体。在皇家法令的强制施洗压力下,这些穆斯林被迫选择了接受基督教。然而,他们的转变往往并非出于内心的信仰,而是在表面上接受洗礼并遵从基督教教义的同时,私下里依然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习俗,因此他们被称为隐秘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必须应对由西班牙君主制推行的强制基督教化政策所带来的压力。研究显示,摩里斯科人在宗教认同和信仰实践上展现了错综复杂的双重身份。他们不仅在情感和认知层面经历了剧烈挣扎,而且在身份认同和宗教习俗上也进行了微妙的调整 and 适应。这种独特的生存策略使这一宗教弱势群体能够在保持原有信仰的同时,也能够严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

近年来,虽然学者们对马兰诺和摩里斯科这两个弱势群体分别进行了深入

^①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称呼施洗后的犹太人为马兰诺会受到相应的惩治措施,分别参见 Norman Roth, *Conversos, Inquisition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Spain*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2), 5; António José Saraiva, *The Marrano Factory, the Portuguese Inquisição and Its New Christian 1536-1765*, trans. H. P. Salomon and I. S. D. Sassoon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2001), XV。另见《里斯本 1513 年条例》第 49 章 15 节, *Ho segundo liuro das ordenações* (Lisbon, 1513)。



研究,但对两者的对比分析尚显不足。^① 接下来,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两个宗教少数群体在隐秘宗教实践上的差异及成因。本文通过剖析他们在宗教迫害环境下所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和文化适应机制,以更全面地理解他们在信仰坚守、身份认同构建以及生存策略选择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马兰诺与隐秘犹太宗教

隐秘犹太人历史起源于 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四次大规模皈依基督教的时期。在宗教迫害与强制改宗的背景下,许多犹太人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成为改宗者(conversos),但他们在私下里继续保持犹太教信仰,这些秘密保持犹太教信仰的犹太人被称为“马兰诺”。马兰诺一词源于西班牙语,原意为“猪”,带有贬义,用于指责那些被认为不是真心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② 1391 年的屠犹事件、随后 1413—1415 年的三大皈依运动^③及 1492 年的西班牙大驱逐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导致大量犹太人被迫皈依基督教。在宗教

^① 以下有关摩里斯科与马兰诺的几篇相关文章和论著:托马斯·F·格利克(Thomas F. Glick)探讨了摩里斯科和马兰诺作为伊比利亚半岛技术传播的重要贡献者所扮演的角色,参考 Thomas F. Glick, “Moriscos y marranos como agentes de la difusión tecnológica,” *Ejemplar dedicado a: Historia de la técnica* (Arbor: Ciencia, pensamiento y cultura, 1994), 113-132; 斯图钦斯基在其作品中探讨马兰诺和摩里斯科在伊比利亚宗教裁判所的审查下的相似经历,参考 Claude Bernard Stuczynski, “Two Minorities Facing the Iberian Inquisition: The ‘Marranos’ and the ‘Moriscos’,” *Hispania Judaica Bulletin*, *Hispania Judaica* 3 (2000): 127-143; 赫苏斯·安东尼奥·卡拉斯科·巴斯克斯的论文深入研究了《堂吉珂德》中摩里斯科与马兰诺之间的协作,参考 Jesús Antonio Carrasco Vázquez, “Moriscos y marranos: Colaboración interesada de dos colectivos marginados en tiempos de del Quijote,” in *La orden de San Juan en tiempos del Quijote*, coord. by Francisco Ruiz Gómez (Jesús Molero García, 2010), 193-206; 另外,凯文·英格拉姆主编的四卷本《中世纪晚期及以后的西班牙改宗者与摩里斯科》系列论文集,但此文集中大部分作品也是分别对马兰诺和摩里斯科的独立探讨而非对比探讨,参考 Kevin Ingram, *The Conversos and Moriscos in Late Medieval Spain and Beyond, Volume One Departures and Change* (Leden & Boston: Brill, 2009); Kevin Ingram, *The Conversos and Moriscos in Late Medieval Spain and Beyond, Volume Two The Morisco Issue* (Leden & Boston: Brill, 2012); Kevin Ingram, *The Conversos and Moriscos in Late Medieval Spain and Beyond, Volume Three Displaced Persons* (Leden & Boston: Brill, 2014); Kevin Ingram, *The Conversos and Moriscos in Late Medieval Spain and Beyond, Volume Four Resistance and Reform* (Leden & Boston: Brill, 2021)。

^② 西克罗夫对马兰诺一词列出了八种解释,参考 Albert A. Sicroff, *Los estatutos de Limpieza de Sangre: Controversias entre los siglos XV y XVII* (Barcelona: Taurus Ediciones, S.A.1985), 291。

^③ 三大皈依运动指文森特·法雷尔对犹太人的布道宣传、西班牙各王国的反犹立法以及托托萨论争。有关托托萨论争参见 Hyam Maccoby 海姆·马克比,《犹太教审判:中世纪犹太—基督两教大论争》[*Judaism or Trial: Jewish-Christian Disputations in the Middle Ages*], 黄福武 Huang Fuwu 译(济南 [Jinan]: 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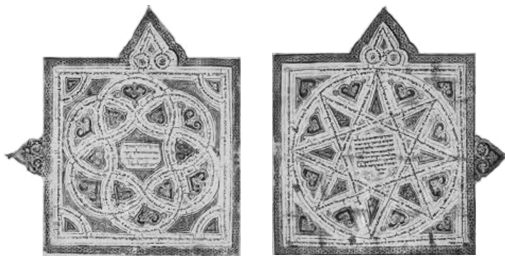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裁判所的压力下,许多马兰诺选择逃离西班牙,前往邻近的葡萄牙和北非等地寻求庇护。1497年,葡萄牙宗教迫害愈演愈烈,许多从西班牙逃难而来的犹太人,本以为能在此寻得一片宗教自由的净土,却不料又深陷强制改宗的困境。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采用欺骗与暴力的双重手段,迫使本国境内的犹太人最终选择了集体皈依,以求自保。^①之后的两个世纪中,这些马兰诺以葡萄牙为跳板,足迹遍布地中海沿岸以及更远的地区和国家,包括新世界殖民地、荷兰、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等地。在这些地方,马兰诺建立了新的社区,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他们的犹太生活。然而,在1536年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成立之前,与西班牙的新基督徒相比,葡萄牙的马兰诺有更多的时间来适应并秘密组织他们的犹太习俗。

在此历史背景之下,马兰诺在隐秘犹太教中的表现反映了他们在极端压力下坚持信仰和文化遗产的顽强精神。尽管表面上马兰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依然秘密地保持和实践着其犹太教信仰。例如,他们会在家中秘密地庆祝犹太节日,如逾越节和赎罪日,严格遵守犹太教的饮食规定,并在安息日点燃蜡烛以保持其传统信仰。这些隐秘的宗教活动不仅展示了他们对犹太教信仰的忠诚,也体现了他们在宗教裁判所的高压环境下所采用的巧妙应对策略。正如大卫·吉特利茨(David M. Gitlitz)所指出的,1478年宗教裁判所的成立是隐秘犹太教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迫使犹太教信仰变得更加隐秘,并促使这些信仰和习俗在代代隐秘相传中得以延续。^②人类学家内奥米·莱特(Naomi Leite)在探讨葡萄牙马兰诺时,强调了曼纽埃尔一世宗教宽容政策对马兰诺犹太化特质的影响。她指出,尽管马兰诺被迫在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在“突然而不情愿”的皈依背景下,他们得以保留甚至发展其隐秘“犹太化”特质。例如,在针对葡萄牙王室强迫境内全体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问题上,她指出:“1497年夏天,被根除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社会类别……葡萄牙犹太人仅仅在名字上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是同一群体,具有相同的忠诚、习俗和信仰,而在官方上,他们的归类不是犹太人(*judeu*),而是新基督徒(*cristão-novo*)。”^③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哈伊姆·耶鲁沙米(Yosef Hayim Yerushalmi)认为,虽然一些改宗者已经被宗教强势群体所同化,但“隐秘犹太教仍然是一种活着的现象”,这一点可以在穿越于葡萄牙王国的改宗者中看出。这些新基督徒一旦有机会,就能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逃离偶

① 参见 Naomi Leite, *Unorthodox Kin: Portuguese Marranos and the Global Search for Belonging*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45。

② 参见 David M. Gitlitz, *Secrecy and Deceit: The Religion of the Crypto-Jews*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6), 37-48。

③ Naomi Leite, *Unorthodox Kin: Portuguese Marranos and the Global Search for Belonging*, 45-46。



像之地,再次“重返”犹太教,从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改宗者至少与犹太教有着某种宗教依附关系。^① 尽管宗教裁判所对马兰诺的信仰进行了严格的监控和压制,但这些隐秘犹太人依然通过口述传统和家庭传承保持了其信仰的实践。

马兰诺的宗教认同与信仰实践深刻揭示了他们在基督教社会中的双重生活,并体现了在极端压力下对犹太教信仰的坚守。尽管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马兰诺在私下仍然遵循许多犹太教传统和习俗。例如,在逾越节期间,他们巧妙地利用基督教社区的圣星期四游行作为掩护,进行私密的家庭聚会,这不仅是对基督教社区活动的一种巧妙利用,更增强了他们对《出埃及记》故事的认同感。^② 蕾妮·莱文·莫拉德将马兰诺的“在外做基督教徒,在家做犹太人”的集体行为称为“文化通勤者”(cultural commuters)^③;大卫·格雷茨堡也支持这一观点,并形象地描述了隐秘犹太人作为早期现代新犹太人对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看法:“‘该民族’(Nacao)的文化通勤者如同通过电源开关一样,随时切换其宗教身份。”^④

在宗教礼仪和重要节日的庆祝方面,马兰诺表现出极大的隐秘性和创造力。例如,他们在婚礼和葬礼等人生礼仪中融合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元素,以既遵守犹太传统又适应基督教主流社会。马兰诺的婚礼仪式通常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公开的基督教婚礼,以避免引起怀疑;二是私下的犹太婚礼,只在家庭内部进行^⑤。此外,马兰诺在逾越节家宴中创作并演唱与马兰诺文化紧密相关的流行圣歌和歌曲,这些音乐不仅丰富了宗教仪式感,还增强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和认同。^⑥ 此外,他们的弥赛亚救赎观念也深深扎根于其宗教信仰中。例如,伊萨克·拉·皮埃尔提出的“亚当之前的人类假说”理论,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预言弥赛亚基督的再次降临,引领改宗者前往应许之地,实现最终救赎,

^① 参见 Renee Levine Melammed, *A Question of Identity: Iberian Converso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62。

^② 参见 David M. Gitlitz, *Living in Silverado: Secret Jews in the Silver Mining Towns of Colonial Mexico* (New Mexico: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19), 122-123。

^③ Renee Levine Melammed, *A Question of Identity: Iberian Converso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33。

^④ David Graizbord, *A Crisis of Judeoconverso Identity and Its Echoes, 1391 to the Present*, in *Religious Change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Western Sephardic Communities*, ed. Yosef Kapla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9), 13-14。

^⑤ 参见 Dora Zsom, *Conversos in the Responsa of Sephardic Halakhic Authorities in the 15th Century* (Piscataway: Gorgias Press LLC, 2014), 42-43。

^⑥ 参见 David M. Gitlitz, *Living in Silverado: Secret Jews in the Silver Mining Towns of Colonial Mexico*, 12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这一理论为马兰诺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撑。^① 通过这些隐秘的宗教实践,马兰诺不仅在精神上坚持犹太教信仰,还在文化上维护了其犹太身份。

马兰诺在面对外部压力时,通过复杂的宗教实践和身份认同策略,保持了其犹太教信仰和文化。这些策略不仅展示了他们在基督教社会中的生存智慧,还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深厚认同。正如罗杰·路易斯·马丁内斯·达维拉所指出的,圣玛丽亚家族^②通过策略性婚姻和慈善行为,成功地在社会中提升地位并隐藏犹太血统,同时彰显了对犹太文化的尊重^③。再如,在巴西,作为医生的马兰诺为了掩盖自己的犹太信仰并应对外界可能的怀疑和迫害,他们有时会在处方中建议吃猪肉,以此作为一种巧妙的掩护策略。^④ 叶鲁沙米也曾指出:“我们不能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处理(马兰诺)的犹太化问题,至少不能用律法主义去定义它。”^⑤这种复杂的身份认同和隐秘信仰实践,是马兰诺面对宗教迫害和社会同化压力时体现出的顽强的精神和适应能力。

马兰诺作为弱势群体,经常会面临宗教裁判所与世俗的双重挑战。例如,尽管马略卡岛对雪塔斯(Xuetas)^⑥采取了相对开明的政策,但其他普通平信徒对他们的偏见依然存在。马略卡的宗教裁判所更多地关注打击雪塔斯群体中的犹太化异端行为,而不是广泛地迫害所有改宗者。然而,即便在这种环境下,改宗者的犹太化行为仍被视为异端,导致他们及其后代受到老基督徒的歧视与侮辱。此外,马兰诺群体在社会生活中面临多方面的限制,例如,作为弱势群体,他们会被禁止在老犹太街区之外居住,排除在公职和教职之外,并在公开礼拜时要求与老基督徒分开就座,甚至死后墓地也被隔离。这种社会和文化上的孤立迫使改宗者内部通婚,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群。尽管教会试图纠正老基督徒对马兰诺的偏见,但多明我修会的反犹宣传以及民众的仇犹情绪使得马兰诺在社会

① 参见 Yirmiyahu Yovel, *Spinoza and Other Heretics: the Marrano of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8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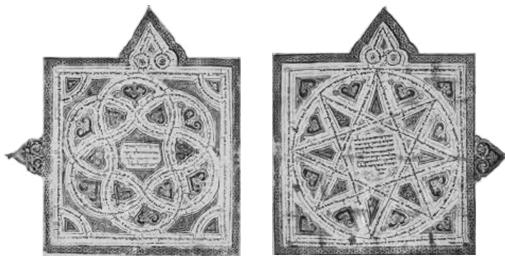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② 其家族首领所罗门·哈·利未于 1391 年皈依基督教,之后他及其两个儿子先后成为大主教或主教。罗杰·路易斯·马丁内斯·达维拉(Roger Louis Martínez-Dávila)对圣玛丽亚家族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的洞察。参见 Roger Louis Martínez-Dávila, *Creating Conversos: The Carvajal-Santa María Family in Early Modern Spain*,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8)。

③ 参见 Roger Louis Martínez-Dávila, *Creating Conversos: The Carvajal-Santa María Family in Early Modern Spain*, 90。

④ 参见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Marrano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4), 284。

⑤ Yosef Haim Yerushalmi, *From Spanish Court to Italian Ghetto, Isaac Cardoso: A Stud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Marranism and Jewish Apologetics*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31。

⑥ 马略卡岛对施洗后犹太人的称呼,该词含有贬义,意为“小犹太人”。



各个层面都被视为与犹太人无异。^①

尽管马兰诺群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但他们在多重压力下展现出了顽强适应能力。马兰诺通过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贡献,提升了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促进了社会多元化。早在 16 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推进,马兰诺在新世界的存在和贡献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新莱昂(现墨西哥),马兰诺人数占据了显著的比例,他们在当地政治和经济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文化和宗教层面给马兰诺社区带来了稳定和繁荣。卡瓦哈尔家族的加入进一步巩固了马兰诺社区的地位,他们通过建立各种社会和文化机构,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学者马丁·A.科恩将新莱昂誉为“犹太教徒的圣地”,这表明该地区不仅是物质上的居住地,更是他们精神和文化的归宿。^②

三、摩里斯科与隐秘伊斯兰教

“摩里斯科”(Morisco)一词源自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伊比利亚半岛,其背景与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和 1492 年天主教双王对格拉纳达的征服息息相关。该词源于西班牙语 moro,意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或北非人,而-isco 后缀暗示着一种“较小”或“归属”的意味,Morisco 因此被看作带有贬义的“小摩尔人”,表明其穆斯林身份的“次要”或“附属”地位。^③ 在征服格拉纳达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许多穆斯林被迫改信基督教,形成了这一特殊群体。尽管他们转变了信仰,但仍受到怀疑和歧视,基督教当局持续监视这一弱势群体,并质疑他们信仰转变的真实性。

摩里斯科群体形成历程呼应了 15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西班牙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变迁。1492 年格拉纳达陷落后,穆斯林人口的生活状态和宗教身份经历了重大转变,尽管《格拉纳达条约》曾给予他们宗教自由,但随着天主教双王的政治统治逐步巩固,这一承诺很快被打破。1502 年和 1526 年的皇家法令强迫穆斯林皈依基督教,导致许多摩里斯科表面皈依基督教,私下却维持伊斯兰教传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严密监视加剧了他们的困境,但摩里斯科仍努力保留伊斯兰习俗,形成了他们既公开信仰基督教又私下坚守伊斯兰教的双重宗教身

^① 参见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Marranos*, 96-97。

^② 参见 Stanley M. Hordes,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A history of the Crypto-Jews of New Mexico*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79。

^③ 参见 Anwar G. Chejne, *Islam and the West, the Moriscos: A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7。有关摩里斯科的词源学参见 L. P.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1500 to 16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2-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份。尽管政府尝试通过设定过渡期来帮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但由于摩里斯科在服饰、语言和饮食习惯上的坚持,这一措施并未取得显著效果。然而,在16世纪中后期,随着腓力二世将其视为政治和宗教威胁,他们的处境急剧恶化,声势浩大的阿尔普贾拉斯起义(Rebellion of the Alpujarras, 1568—1571)体现了他们对强权压迫的抵抗。最终在1609年,摩里斯科遭到驱逐,这一事件无疑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①然而,即使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仍有大量的隐秘穆斯林选择留在西班牙,他们在宗教裁判所的严密监视和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同时,也有大量的摩里斯科选择迁移到西亚北非以及地中海地区,他们新的环境中继续以隐秘或半隐秘的方式坚守着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传统。^②

摩里斯科在隐秘宗教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自己穆斯林身份的坚持和对伊斯兰教习俗的隐秘实践上。尽管他们表面上被强制接受天主教洗礼,以求融入西班牙社会,但私下许多摩里斯科依然保持着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忠诚,通过家庭内部的宗教教育、秘密的宗教聚会和庆典,以及使用阿拉伯语或其方言等方式,来维护和传承他们的伊斯兰文化和宗教传统。奥尔蒂斯和文森特描述了这一群体如何在极端压力和不断的监视下,通过秘密的宗教活动和文化传承,保持与他们的信仰和传统的联系。例如,他们通过在家庭和私人集会中背诵《古兰经》、庆祝伊斯兰节日和举行仪式来维护自己的宗教实践,这些都是他们保持伊斯兰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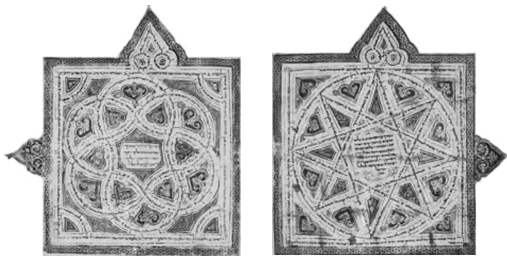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此外,尽管面临天主教社会的排斥和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摩里斯科人通过隐秘行为显示了他们对隐秘伊斯兰教的坚持和文化遗产。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宗教表现,如斋戒、祷告以及宗教节日的庆祝,都是在尽可能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对外界压力的抵抗不仅是对身份的坚守,也是对西班牙主流文化同化政策的回应。通过这种方式,摩里斯科不仅为自己在一个不宽容环境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而且也为后代保留了伊斯兰教的文化遗产。

摩里斯科在历史的夹缝中,巧妙地平衡了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与对外展示的基督教特征。他们面临的困境是极其复杂的:如何在宗教裁判所的严密监视

① 参见 Henry Charles Lea, *The Moriscos of Spain: Their Conversion and Expulsion* (Philadelphia: Lea Brothers & Co., 1901)。

② 有关地中海世界摩里斯科的生存状况参见 Mercedes García-Arenal and Gerard Wiegers, eds., *The Expulsion of the Moriscos from Spain: A Mediterranean Diaspora*, trans. Consuelo López-Morillas and Martin Beagl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4)。

③ 参见 Antonio Dominguez Ortiz y Bernard Vicent, *Historia de los moriscos: Vida y tragedia de una minoría* (Madrid: Revista de Occidente, S. A., 1978), 91-107。



下,保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

同时,又要满足外界对他们新基督教身份的期望。这种内外冲突迫使他们过上了口是心非的生活;一方面,他们必须在公众场合展现出符合基督教规范的行为,以满足社会的期望并避免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另一方面,在家庭和社区的私密环境中,他们仍然坚守着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仪式。宗教裁判所对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并积极寻找摩里斯科私下进行伊斯兰教活动的证据。拉斐尔·贝尼特斯·桑切斯-布兰科等历史学家在关于驱逐摩里斯科的辩论中,详细揭示了宗教裁判所如何利用摩里斯科私下进行伊斯兰教仪式的证据来迫害他们。这些记录深刻地反映出,尽管摩里斯科在外表上努力符合基督教的规范,但他们的内心仍然坚定地信仰着伊斯兰教,以此抵制外界对他们的强迫同化。^①这种伊斯兰教信仰与基督教外表的二元性,不仅体现了摩里斯科在严厉镇压下的文化和宗教韧性,也揭示了他们在压迫社会中为生存而采取的策略。

身处宗教迫害困境的摩里斯科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他们巧妙地运用了伊斯兰教教令中的“Taqiyah”(塔基亚)策略。塔基亚这个概念引自伊斯兰教和《古兰经》,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原则,允许穆斯林在受到迫害时隐瞒自己的信仰,以保护自己。这一策略使得信徒在受到威胁时,能够隐秘其内在宗教信仰,是一种保护自身和信仰的明智之举。因此,摩里斯科在公共场合会履行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以符合社会规范。然而,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其伊斯兰教信仰和习俗仍然得以保持和传承。为了不被西班牙天主教当局察觉,摩里斯科会选择在家中或隐蔽的地方秘密地举行伊斯兰教的祈祷和其他宗教仪式。

摩里斯科深受西班牙历史熏陶,对西班牙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宗教压迫下,他们表面上皈依基督教,但私下仍坚守伊斯兰教信仰和习俗,这种宗教与文化的双重性在摩里斯科建筑中表现尤为突出。摩里斯科建筑巧妙融合了伊斯兰与西班牙风格,为西班牙辉煌的建筑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采。安东尼奥·乌尔奎萨尔-埃雷拉深入剖析了摩里斯科建筑及其所承载的身份谈判内涵,他精妙地阐释了摩里斯科如何在坚守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灵活地与其他宗教群体进行互动与融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班牙社会的多元化进步。^②

^① 参见 Rafael Benítez Sánchez-Blanco, “The Religious Debate in Spain,” in *The Expulsion of the Moriscos from Spain: A Mediterranean Diaspora*, eds. Mercedes García-Arenal and Gerard Wiegers, trans. Consuelo López-Morillas and Martin Beagl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4), 102-131。

^② 参见 Antonio Urquizar-Herrera, *Admiration and Awe: Morisco Buildings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s in Early Modern Spanish Histor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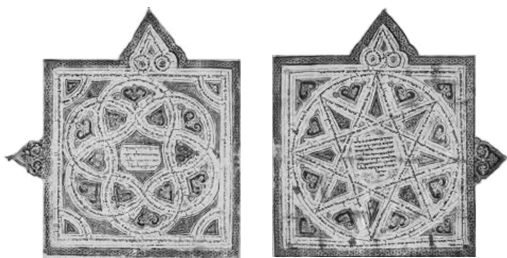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四、马兰诺与摩里斯科的比较分析

马兰诺与摩里斯科,这两支均被称为新基督徒的弱势群体,虽然两者宗教起源不同,却因共同的历史遭遇而同病相怜。伊比利亚半岛在中世纪中期经历了阿美利科·卡斯特罗所描绘的三教共生时代(Convivencia),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处,交流互鉴,共同铸就了伊比利亚文化繁荣。然而,随着阿拉贡王国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政治统一,以及半岛内随后一个多世纪的政权更迭,原本宗教共融的氛围逐渐被打破。犹太人和穆斯林开始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宗教迫害、世俗暴力、强迫施洗与驱逐,迫使两支宗教弱势群体陷入了困境。更为严峻的是,那些为了生存而被强迫施洗的马兰诺和摩里斯科,生活愈发艰难。尽管这两支新的宗教弱势群体改变了信仰并成为基督徒群体的一部分,但依旧面临宗教裁判所的打压、老基督徒的歧视,以及纯血法案^①的排斥。这种不公平的境遇共同塑造了他们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在宗教和社会层面都备受压抑。虽然两支弱势群体宗教背景不同,却都历经相似的历史磨难,命运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共同历史经历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命运走向,更塑造了两个群体复杂的身份认同。马兰诺和摩里斯科在身份认同上陷入了一种模糊地带,既难以完全融入新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又难以割舍与原本信仰的联系。这种模糊性导致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尴尬境地,既受主流社会排斥,又难以找到归属感。

在马兰诺的文化和社会氛围中,女性改宗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在家庭和隐秘犹太教的信仰与习俗传承上。随着隐秘犹太教逐渐从公共制度化转向私密化和家庭化,女性的地位日益凸显,正如莫拉德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一转变让女性改宗者凭借对祷告、饮食、教育和宗教仪式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细节的精准掌握,有力地保持了犹太教习俗的延续性。在男性主导外部、女性主导内部的社会格局下,女性在家庭和私人领域的作用尤为重要。她们在私密空间内进行的宗教活动,为隐秘犹太人构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信仰空间,并有效地捍卫了他们的宗教身份。^② 娜塔莉亚·穆奇尼克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女性在私密空间中的影响力与男性在公共空间的优势之间的鲜明对比。这种性别间的协作与分

^① 旨在维护所谓“血统纯净”的老基督教徒身份,15世纪至18世纪期间在伊比利亚半岛(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实施的一系列法律,限制或禁止拥有犹太血统和穆斯林血统的新基督徒(即已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担任公职、圣职,以及在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

^② 参见 Renee Levine Melammed, *Heretics or Daughters of Israel? The Crypto-Jewish Women of Casti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2。



工,体现了隐秘犹太人内部对外部压力和挑战的回应。^①

与隐秘犹太人相比,摩里斯科所处的文化和地理环境更为特殊,这些独特性对他们的隐秘宗教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 L. P.哈维特别指出,摩里斯科在宗教裁判所的严酷镇压下,依然巧妙地维持着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隐秘地恪守“五功”^②,这得益于他们采取的一系列具体策略。其中,摩里斯科常常选择在家中或偏远的农村地区隐秘地举行伊斯兰宗教仪式。即便在被迫改信其他宗教后,他们依然暗地里坚守传统,如日常祈祷、斋月禁食,以及庆祝开斋节和宰牲节等重要节日。为了躲避当局侦查,这些活动都极度保密。摩里斯科家庭甚至会在地下室或家中的隐蔽房间里进行祈祷,以确保他们的信仰活动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③然而,与马兰诺以女性为核心的隐秘犹太教不同,摩里斯科展现的是一种集体参与的隐秘伊斯兰教,全民共同守护着他们的信仰传统。

除了上述区别外,马兰诺识字率较高,多以商人身份活跃在城市中心,他们围绕隐秘会堂或公共住宅形成了紧密社群。这样的布局既便于他们私下聚集进行祈祷,又能降低外界的关注度。城市的生活环境推动他们更深入地融入西班牙基督教社会,他们不仅在医学、法律和贸易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涉猎,还在保持自身犹太身份的同时,实现了与社会的和谐共存。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马兰诺选择移居海外,以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宗教自由。

相较之下,摩里斯科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他们识字率较低,散居在西班牙南部和东部的农村地区,以家庭为核心,努力维护和传承着信仰与传统。农村的相对封闭性为摩里斯科保护自己的文化特色提供了一道天然屏障,但同时,这也让他们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社区监视和猜疑。为了在这种环境下继续坚守伊斯兰教传统,摩里斯科不得不将当地的习俗和农业生产方式融入自己的文化,以此作为掩护,秘密地维系着他们的信仰。^④值得一提的是,格拉纳达穆斯林政权在伊比利亚半岛长达 800 多年的历史,使得战败者在被迫皈依后,成为隐秘穆斯林的聚集地,承载了深厚的信仰与文化传承。

西班牙的马兰诺和摩里斯科,虽然面临宗教迫害和社会压力,却通过独特的文学形式表达了他们的文化和信仰。马兰诺通过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勇敢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公与腐败,同时也表达了对自身命

^① 参见 Natalia Muchnik, *De paroles et de gestes. Constructions marranes en terre d'Inquisition*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2014), 108。

^② 即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

^③ 参见 L. P.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1500 to 16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02-121。

^④ 同上,42—4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运的深刻反思。流浪汉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刻的社会批判性,成为马兰诺宣泄情感和寻求认同的平台。这些作品多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生动地展现了主人公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的艰辛历程,同时也映射出马兰诺在强势宗教和社会双重压迫下的真实处境。例如,在马特奥·阿莱曼(Mateo Aleman)的《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中,生动地描绘了改宗者如何在公共场合通过各种细致入微的伪装来掩饰自己的犹太信仰。以第一卷开篇中古斯曼对其父亲的描绘为例:“每日清晨,他都会虔诚地进行祈祷,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置于胸前,帽子轻轻握在手中,聆听神圣的弥撒。然而,那些心怀恶意之人却指责他,认为他如此祈祷只是为了充耳不闻,高举帽子则是为了视而不见。愿那些公正无私的人们能够审视这一论断,评判这是否真是乖张、鲁莽、冷酷无情且毫无良知之人的行径。”^①他父亲在教堂中的祈祷举止,深刻地展现了改宗者如何在维持外在基督徒形象的同时,以叛逆的态度依然坚守着内心深处的犹太信仰。

与马兰诺不同,摩里斯科创造了阿尔哈米亚多文学(Aljamiado)^②,这是一种以阿拉伯文字书写西班牙语的独特形式。这种文学不仅承载了摩里斯科的宗教教义和文化认同,更是他们对抗宗教裁判所审查和禁令的巧妙手段。阿尔哈米亚多文学包含了《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文本的翻译,为摩里斯科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引,同时也强化了他们与信仰的联系。例如,塞哥维亚的伊卡(Yca of Segovia)认为,通过学习可以实现灵魂的启迪:“当上帝愿意启迪我,使我理解他的《圣经》时,我发现了许多因我们的不足而被掩盖的秘密。”杰拉德·维格斯(Gerard Wiegiers)认为伊卡经历了一种神秘的体验,使她能够深入理解《古兰经》的深奥含义。^③这种体验仿佛在上帝的启迪下,为《圣经》与《古兰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他在双重身份中游刃有余地认知与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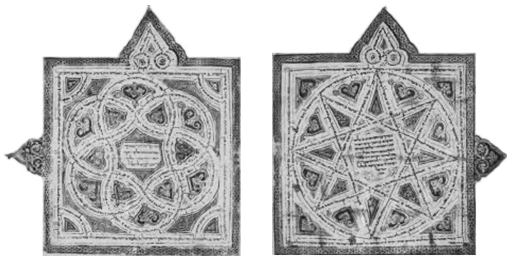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两种文学传统,虽然根植于不同的信仰背景、其形式与内容的表现不同,却都深刻反映了各自社区秘密生存状态的映射,以及他们为保护和传承自身文化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这些珍贵的文学作品,不仅为西班牙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更是对马兰诺与摩里斯科社区坚韧不拔、无穷创造力的最好例证。

马兰诺和摩里斯科通过他们的隐秘宗教实践,展现了信仰和身份在迫害中的韧性。他们在表面上遵从基督教的同时,维持其固有的原始宗教,揭示了西班牙

① Matheo Aleman, *Primera parte de la vida del picarozuzman de Alfarache* (Brucellas: en la emprenta de Iuan Mommarte, 1604), 4.

② 国内研究阿尔哈米亚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有一篇文章:宗笑飞 Zong Xiaofei,〈阿尔哈米亚语文学〉[Aljamiado Literature],于《外国文学》[Foreign Literature],2015年第3期[2015, Issue 3],45—52。

③ 参见 Gerard Albert Wiegiers, *Islamic literature in Spanish and Aljamiado Yca of Segovia* (fl. 1450), *His Antecedents and Successors* (Leiden & New York: Brill, 1994), 101.



牙宗教裁判所迫害时期宗教和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尽管这两个群体都经历了隐秘宗教实践和迫害,但他们不同的社群组织方式和同化程度凸显了边缘化群体在应对和抵抗压迫时的多样性。这些历史经历塑造了马兰诺和摩里斯科的复合身份与命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化和宗教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总结

马兰诺和摩里斯科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伊比利亚半岛上两个因宗教迫害而采取隐秘宗教实践的群体。这两个群体虽表面皈依基督教,却私下维持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习俗,展现了在极端压力下对宗教信仰和文化遗产的坚守。马兰诺通过女性主导的家庭宗教活动,在城市中心建立隐秘社群,并借助流浪汉小说表达文化认同和抗争精神。摩里斯科则在农村地区以家庭为核心维护伊斯兰教信仰,通过阿尔哈米亚多文学对抗宗教审查,展现了文化适应和抵抗的智慧。尽管面临相似困境,这两个群体的隐秘宗教实践和文化适应策略却各具特色,体现了边缘化群体在应对宗教迫害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